

陈至明◎著

走进桃花村

以粤北山区的一个村庄为背景，深刻地展现了中国农村改革
开放的艰难进程和不可遏止的历史潮流……

作家出版社

1247.57
968

走进 桃花村

陈至明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进桃花村/陈至明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8. 12
(文海作家文丛·第2辑)
ISBN 978-7-5063-4541-5

I. 走…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7738 号

走进桃花村

作者: 陈至明

责任编辑: 唐杰秀

责任校对: 黄敏

装帧设计: 书香文化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印刷: 长岭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5 × 210

字数: 369 千

印张: 15.375

印数: 001 - 1500

版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4541-5

定价: 3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吴赤峰

在中国地形图上,一道棕黄色的山脉分开了东南部的两片绿色平原,这就是南岭山脉。在这棕黄色的正中有一个小小的地名——梅岭,号称“岭南第一关”的“南粤雄关”便坐落于此,据说南雄的得名就是因此。

南雄如今是粤北山区的一个县级市,我曾几度前往,就是为梅岭所吸引。正是在梅岭古道上,我结识了陈至明。他是南雄一间乡镇中学的老师,也是南雄最早的省作家协会会员。我们沿着青石铺就的古道一路攀登,边走边谈。从当年秦始皇的大军循着梅岭的一条小道进军岭南,到唐代名相张九龄开凿梅岭驿道使之成为沟通岭南与中原的主要通道;从历代文人墨客过梅岭时留下的踪迹,到陈毅元帅在此遇险被困写下大气磅礴的《梅岭三章》……他对梅岭的历史如数家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也就是在那次梅岭之行中,他告诉我正在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反映粤北山乡改革开放后的沧桑巨变。我当时就为他鼓劲,殷殷期待早日读到他的新作。没想到时隔不久,一部近30万字的长篇小说初稿果真传到了我的邮箱。我在第一时间读完书稿,与他交流了一些粗浅的看法,他又征求了一些友人的意见,用了一段时间精心修改,并请我作序。面对这沉甸甸的书稿,我实在难以拒绝为他作序的要求。孰料俗务纷繁,耽搁了不少日子,心中甚觉愧疚。

作者是生长在贫困山区的青年,长期在中学当孩子王,近年来被借调到南雄市教育局,日常工作繁忙而琐碎。如今外面的世界嘈杂又喧嚣,市场经济的大潮铺天盖地,“君子安贫”之类的信条早已被人们抛到九霄云外,他却依然保持着山里人特有的朴实与憨厚,不为外界种种光怪陆离的现象所诱惑,矢志不移地困守着文学的理想与执着,坚守着对精神家园的向往与追求,利用每天有限的业余时间,独对孤灯,潜心创作,让文学成为生命的一种存在方式。这种精神,令人感动。其实,即使有再多的人不关心文学,不阅读文学作品,也不足以证明人类社会可以没有文学。毕竟,文学所关注的是人的生存状况,人的前途命运。文学薪火相传,是因为它所反映的是社会前进的足音,所奏响的是时代进步的号角。

《走进桃花村》是一部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它以粤北山区的一个村庄为背景,深刻地展现了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艰难进程和不可遏止的历史潮流。强烈的时代气息,敏锐的变革意识,一直是广东文学创作的突出特色。陈至明的这部作品集中地体现了文学关注时代、反映变革的特殊作用。作者凭着他对农村生活的长期积累,凭着他对时代精神的理解,诚实而本分地写出了变革时期普通农村和农民的生活,生动地描述了客家山村中的各色人物,展现了一幅鲜活的南国社会画卷和浓郁的乡村生活风情。应当说,这是一部扎根大地,生活厚实,贴近心灵的好作品。作为一部反映时代变革的作品,作者写的相当沉静和深入,凝聚着对这一方水土和这一方人的深厚感情。

小说描写了处于边远山区的桃花村,如何在外出打工回来意外当选村主任的女青年李文瑛的带领下,克服重重困难,大力发展经济,与腐败分子、与落后观念做斗争,最终走向致富道路的曲折过程。小说的叙事是娓娓道来,行云流水,顺理成章。对于不熟悉乡村生活的读者来说,书中的一切都很新鲜,生死恋爱,相亲请客,乃至村妇斗嘴骂街,活生生地呈现生活的原生态。这部作品是写实的,但字里行间又始终洋溢着热情和浪漫,流露出对乡间纯净民风的欣赏和留恋。很显然,作者写的是自己熟悉的生活,同时对这生活不断进行审视和认同,为我们展示出一幅幅当今乡土中国生生不息的生存世相。读

着桃花村的故事,我们不由会想起一些在今天看来已经“古典”了的乡土小说,比如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赵树理的《三里湾》,广东作家陈残云的《香飘四季》,王杏元的《绿竹村风云》,它们均因为浓郁的时代气息、鲜活的人物个性、丰富的农民群像而塑造了中国现当代乡土小说的丰碑。《走进桃花村》虽说文笔朴素,写得不算轰轰烈烈,但对改革开放伟大进程中一个小村庄的躁动与变迁,也确乎是鲜活生动,颇能满足读者的阅读饥渴。

吃苦耐劳,坚忍不拔,历来是中国农民的显著特点,他们的生存状态与自己的历史、与自己所休养生息的地域环境之间,总是有着千丝万缕割不断的联系,那是他们个体的文化印痕,也是群体的文化血脉,民俗民风时而芬芳馥郁令人陶醉,时而因为各种禁忌、因为某些落后的群体意识而令人感到压抑。但是,中国的农民是最有活力的,他们对外界的变化、时代的演进一样敏感并努力投入,他们总在努力地追随这种变革和变化。桃花村的姑娘小伙一样地怀着梦想外出打工,老老少少一样地努力想改变自己的面貌,投入新时代、新生活。同时,市场经济所激发和产生出来的各种人性负面,也会在新生活的波澜中翻涌,而反腐反黑的行动也必然横扫这个古朴的村庄。换一个视角,我们会发现人类的生存和自然的生存是多么的相似,欲望的泛滥和过分滋长总会产生腐烂,那就需要像锄草一样进行清理和埋汰。越是淳朴的人性,对邪恶就越敏感和抵触,而桃花村人和任何地域的中国农民一样,具有很强的人性提升能力。同样,这个美丽的地方,它的民俗民风也一样地具有很强的还原能力,伦理道义始终发挥着强大作用。

主人公李文瑛是作者倾力塑造的人物,她美丽而有追求,正直而善良,有外出打工的经历,可以说是开阔了眼界,接受了时代的洗礼。她不甘平庸,从繁华都市回到桃花村当村委主任,想实现自己的一番抱负和理想。她不是女强人,相反,她常常在亲情和感情上作出让步,流露出女性柔弱的本质。从乡村小女儿蜕变为管着几千人口吃饭问题的村主任,带领全村人致富奔小康,她的步子是坚实的,有着内在的力量。这股力量的源泉,和时代紧密相关,用时髦的话说,她

就是个弄潮人,她代表了农村改革和农民新生活的希望。除了李文瑛,还有古红、古不成、李书记等等,小说中人物相互伴生,矛盾不断产生又不断相互转化,形成密实的网络状结构,讲述着历史的变迁、现实的变化,和人性演变的根源。同时也表现了以李文瑛为代表的一代新农民在遭遇现代社会转型时所经历的复杂事件和困境。李文瑛的最终胜利,表明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农民正追随着历史的步伐大步前进。由此,作者在写出桃花村进入伟大新时代的命运时,也写出了乡土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裂变,写出了变革所带来的新希望。整部作品在如歌如诉中细细讲述,把自然环境与人物的心理刻画融为一体,将浓厚真挚的乡土记忆刻画在读者心中,令人难忘。

桃花村主任李文瑛,上任不到十天,碰上了群众与调查假酒事件人员对峙的极为棘手的问题。李文瑛苗条的身材,曲线分明,漂亮的脸蛋常常露出笑脸,像早晨的太阳一样灿烂。一双大大的眼睛,炯炯有神。此刻的李文瑛焦虑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

群众与调查假酒事件人员对峙已经有一时半刻了,在偌大的桃花村委会院坪里,聚集着许多激愤的村民,他们高喊着“不能查封板材厂!”“不能查封我们的企业!”……叫喊声此起彼伏,吸引着许多不明真相的人前来围观。

人越聚越多,空气越来越紧张。

二楼的一间会议室里,坐满了人,空气似乎凝固了似的,鸦雀无声,慌惶不安。尤其是刚刚上任的村主任李文瑛,更加惊慌失措,她手里捏着一张通知,焦虑地在室内踱来踱去。手里这一张薄薄的通知,犹如一个烫手的山芋,丢也不是,拿也不是,烫着她的手火辣辣的难受。她不时地盯一眼那薄薄的通知,在内心里紧张地读着内容,也不知盯了多少遍,读了多少次,背也已经能够背诵出来了:

据群众举报,桃花村板材厂涉嫌制造假酒,现派出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希望桃花乡政府、村委会协助并支持调查组工作,不得干涉和阻挠……

通知上的内容令她震惊,也令她措手不及。面对正襟危坐的县联合调查组的领导、以及聚集在村委会院坪里越聚越多的群众,她颇感束手无策。

这是她上任不到十天,所遇到的最为棘手、最为头痛、最为复杂

的事,她左右为难。

按李文瑛的一贯作风和处事风格,这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并不值得她为难。问题是板材厂制造假酒这件事不是现在才知道,前天下午她便已经知道,并且与村委会副主任古不成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两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意见无法统一,才令刚刚上任的李文瑛犹疑不决。

事情是由村民反映的。亲民的李文瑛上任后喜欢倾听群众的心声,只要有时间,她就与村民在一起,跟他们心交心地聊天,征询他们对村委会的建议。当时有几个村民向她反映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桃花村出山外的公路,钱花了很多而路却没有修好,希望李文瑛这个新上任的村主任,想想办法,把这条公路修好,否则永远制约着桃花村的经济发展。她觉得这建议挺好,富不富先修路这是明摆的事实,应该与村干部好好地研究一下,想方设法把这件事办成功,彻底改变桃花村出山公路落后的状况。

另一个问题就是板材厂涉嫌制造假酒的问题。

2 桃花村板材厂是村级企业,还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古不成牵头,村民集资兴建的木材厂。开始由古不成任厂长,后来古不成当了村主任和村党支部分书记,由另外的人当厂长,厂长换了一茬又一茬,现在换成了本村的古明。古不成虽然不是厂长,但厂里的工作一直听他的指挥。厂里的主要业务以卖木材为主,200%的利润,但厂里还是老样子,甚至维持都越来越艰难。90年代初与桃花县的一个老板合资,改名为板材厂,后来据说又与一个外商叫张家辉的有业务来往,但厂里做什么卖什么,一概不知。只知道每月能上缴五千元的管理费给村委会,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以前古不成一直把板材厂作为村里的摇钱树,经济支柱,他的政绩。他一直自豪地说,他建了一个板材厂,搞活了全村的经济。现在,李文瑛听了村民的反映,感到很奇怪,疑惑地问:“板材厂不是村里的支柱企业吗?”

“砍光了几个山头,肥了私人害了整个桃花村,现在没有什么砍了就造假。什么支柱企业啊!”群众对李文瑛如是说。李文瑛疑惑起来,有这么严重的吗?她想一定要把情况弄清楚,对村民有一个交

代，

昨天下午，古不成在办公室看报纸，古红也在写一份材料，李文瑛便把在群众中听到的情况跟古不成说，希望引起他的重视，共同整顿板材厂：

“据村民反映，板材厂在制造假酒。”

“你听谁说的？”古不成盯着报纸漫不经心地问。

“有很多人都在议论。”

“哼，有什么好议论的！”

“制造假酒是违法的啊？”李文瑛语重心长地说。

“唉——人啊！上台的就是官，下台的就是狗。想当年我在当村主任的时候，大家都说我古不成这个好，那个好，甚至骑在他脖子上尿尿，还说我的好。现在却这个不是，那个不是，双手托着他的鸟，还说我的不是。真是人走茶就凉，树倒猢猻散，喝凉水也哽人。”

“你现在不还是村委会干部吗，说什么风凉话？”古红停下笔不满地膘了他一眼。

“此一时，彼一时哟。不过你们放心，不管如何，我还是会大力协助你们搞好桃花村的经济建设。”

“有人亲眼见到他们大车大车地从外面拉酒精进板材厂，然后兑水。”李文瑛对古不成的风凉话不去计较。

“谁能证明？你总不能听到风就是雨吧！何况酒精也并不等于就是工业酒精啊！”古不成表现得十分委屈的样子。

“不管是工业酒精也好，食用酒精也好，直接兑水，那就有造假的嫌疑啊！”李文瑛苦口婆心地劝说，她不高兴古不成的这种态度，这么严重的问题他竟然没有一丁点儿的反应。

“那你说怎样处理呢？”

“作为村委会，我们要为自己的企业着想，为村民着想！”李文瑛说。

“我说李主任啊，不管你是为企业着想也好，为村民着想也好，你可要慎重啊！大家都想做好事，但好事并不是容易做的哪！”古不成似乎在冷嘲热讽。

李文瑛一听这话，面露愠色地瞪了古不成一眼，但她尽量克制着自己不满的情绪：“这是违法啊！何况还有人说，李国民是喝了假酒致死的！”

“李主任，你说话要有证据，不要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再说还有乡政府，还有上级，甚至还有法律，你不能随便乱说啊！”古不成大眼瞪小眼地望着李文瑛。

“古大哥，你这样说就不对。有什么事大家可以好好地商量，何必说话这么难听！”古红插话说。她的确不满古不成话中的话，表面上似乎对李文瑛言听计从，积极支持、协助。但听着听着，总感觉他的话里有话，何况他这样肆无忌惮地冷嘲热讽，她听了心头极不舒服。她甚至忧心地想，以后我们如何共事？

“哼！我不对，好好好，我不对，你们很对，你们都对，总可以了吧。但，古红我还是劝你们，打狗也要看主人。我办的企业，每年几十万元的收入，没有功劳，总也有苦劳吧！”

“现在没有人说你没有功劳，更没有人说你没有苦劳，我只是听到群众的议论，想向你当面了解了解，难道有错吗？”李文瑛感到委屈，把她的好心当驴肝肺。

“是啊，你想想，如果板材厂真的在做违法的事，到时候我们村委会又怎么能脱得了干系，你又怎么能脱得了干系？”

“你们就好像一个真正当村干部的样子。什么都说法法法！如果村委会没有收入，你们能说得了法吗？甚至连工资都发不出，你们又能管得了法吗？法也要靠经济来维护！总不能说只要法，不要经济呗。”古不成越来越大声地讥讽。

“现在是法治社会，如果我们不懂法，不守法，到时……”

古不成打断李文瑛的话：“告诉你们吧，板材厂不但是我们村委会的，而且乡政府也有股份，不管板材厂有什么问题我们都要慎重，都要从保护地方经济为出发点，内部消化，至于你们想怎么样干，你们就看着办吧！”显然古不成不想跟她们多说什么，他拍拍屁股走了，把李文瑛和古红两人凉在原地，也不管她们的感受如何！

想不到她还没有认真地考虑好这件事，人家已经举报到了县委、

县政府,并且迅速作出了反应,派来了公安局、工商局、食品卫生局等几家执法单位的联合调查组下来调查。更令李文瑛意想不到的是不知是谁在村民当中传谣:说县里派联合调查组查封板材厂,造成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围着村委会,吵吵嚷嚷,影响极坏,也让没有经验的李文瑛惶恐不安。

怎么办呢?刚刚上任的李文瑛,从没处理过这么复杂的事情,真是一筹莫展。但凭着她对党对人民负责、对桃花村负责的一颗火热的心,她认为不管古不成如何反对,也不管群众如何阻拦,她有责任协助联合调查组的同志开展调查,让桃花村的经济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不应该做那种饮鸩止渴的蠢事。

“李主任,你还有什么问题吗?”联合调查组的一个负责干部莫明其妙地望着踱来踱去的李文瑛。

“没,没有。”李文瑛摇了摇头。

“既然没有,我们为何不开始行动,还犹豫什么啊?你要知道如果谁有包庇的行为,将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另一个干部催促。

“好,我们大力协助!”李文瑛权衡利害关系,抛弃一切疑虑,坚定地回答。

“还是请示一下乡政府吧。”古不成慢悠悠地说。

“为什么?”一个联合调查组成员疑惑地望着古不成。

“既然是要乡政府和村委会协助,肯定要请示一下乡政府,何况外面还有这么多反对的群众,我们不能把问题扩大化。”古不成不紧不慢地回答。

“那好,你马上请示吧!”另一个联合调查组负责人面对不明真相的群众,也不想把事情闹大。

古不成立即走向电话机旁,开始通话。他在电话里咕噜了一阵,然后放下话筒对联合调查组的干部说:“赵副乡长说了,他一会儿就到。”

大家只好坐着一边喝茶,一边等赵副乡长。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会议室外传来了“咕咚、咕咚”的脚步声,人未到声音已经飘了进来:

“大家辛苦了，辛苦了，不知你们远道而来，有失远迎，有失远迎！来来来，抽烟抽烟，抽支烟。”声音中只见一个肥头大耳的、秃了顶、身体发福的中年人踩着早晨的阳光急匆匆地走进会议室。他一只手正好从西服口袋里掏出一包大中华香烟，向联合调查组成员每人送上一支，大家望望他摇摇头不接收送到面前的香烟。

“你是……哦——我知道了，你是老、同、学——刘优寿！”赵副乡长把香烟送到联合调查组头头的面前，高兴地嚷嚷说。

“你是……”那领导莫名其妙地望着赵天富。

“八一届，高三（7）班的赵天富，经常唱歌、唱歌的那个赵天富……想起来了把？”赵副乡长做了一个爱唱歌的动作。

“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你就是那个调皮捣蛋的赵天富。你怎么出现在这里啊？”那人兴奋起来，想不到在这山沟沟里见到了老同学。

“什么出现在这里啊？早十几年前我就在这里的，只不过是一个副手，没人要的副手，别人丢了，被我捡了起来。”

“你啊，你啊……”那人无言地摇了摇头，表示的确很有意思的样子。

“是什么风把你这个局长大人刮到这里来的啊？”赵副乡长说着话，边给他点上烟火。

“嗨，还说什么风？都是你们这里的一股阴风。”刘优寿半真半假地与赵天富调侃。

“老同学，没有这么严重吧！”

“老同学，你应该知道现在全国打假的形势声势浩大吧，我一点也没有夸大其词。”

“唉！现在农村，特别是山区的农村，你说吧，他们要钱没钱，要粮没粮，要经济没经济，日子多艰难啊！人家说桃花村是富裕的村子，我却认为桃花村一穷二白，理由很简单，桃花村如果没有板材厂，什么都没有了。我们作为上级领导要不要关心关心他们啊？总不能望着企业倒闭，工人失业，我们袖手旁观、甚至落井下石吧！哎！与其要拨款给他们，还不如给他们一些优惠政策，否则基层工作的人也

难哪！现在我听说有什么三农政策，还即将出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优惠政策，对农村很有利哟。再说现在农村啊一些刁民也不好管理，他们动不动就吵，动不动就闹，甚至上访，弄得我们也难做人啊！……不说这个了，不说这个了。走！老同学，今天我请客，到全村最有名的梅子酒楼吃一顿！”

“不好吧，工作还没有开展，就大吃大喝，有损我们大家的形象，何况外面还聚集着一大院子的群众！”

“什么好与不好的！工作要做，饭也要吃，总不能饿着肚子搞工作吧！即使你能做到，也总该体恤体恤你的部下吧！至于外面的群众吗？好办！不用担心……”赵天富说完，转身走出会议室，站在二楼的阳台上，对下面的群众说：“没事了，没事了，你们回去吧。”

赵天富的话就像圣旨一样起作用，仅仅说了这么一两句。一会儿，聚集在院坪里的群众无声无息地各散西东。几分钟后，刚才还激愤的群众，偌大的一个院坪，马上安静了下来。真是话不在多，有用则灵。

“我说了，没问题，是不是？”赵天富从外面的阳台里走了进来，不无高兴地对大家说道。

“对对对！我立即打个电话给梅子老板娘，让她留一间上等的包厢。”古不成马上做出快速的反应。

刘优寿坚持要先去板材厂，赵天富拗不过刘优寿，只好先带他们去板材厂。板材厂坐落在桃花村西面公路的山坡上，依山而筑，占地面积几千平方米。厂房成“口”字形，一进大门的左边是一排宽敞的厂房，右边是一排办公楼，面对大门的那一排是职工宿舍。调查组与赵天富坐车来到板材厂，只见门紧锁着，没有往日机器的轰鸣，也没有往日工人的喧哗。赵天富下车来到铁门前“呼呼呼”地拍打几下，只见一个老头打开大铁门上的一个小口往外望。问有什么事？赵天富对他说打开铁门要检查。那老头利索地打开大铁门，紧张地站在大铁门边傻傻地望着他们的车驶入厂区。

“大家仔细地检查，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地方。”刘优寿指挥调查组人员，分成三个小组，对厂区的任何一个角落进行地毯式地

搜查。

赵天富和古不成站在一边，冷眼看着大家，见调查组人员仿佛要刨地三尺非找出点什么东西的样子，他冷冷地发笑。

调查组在厂区的任何一个角落仔仔细细地搜查了一遍，折腾了三四个小时，直到中午的十二点多也一无所获。

刘优寿站在一堆木料前，疑惑地听着各个小组的汇报，认真地思考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大家都辛苦了，老同学，吃饭吧！”赵天富走到刘优寿面前心痛地说，“你看时间都十二点半了。”“是啊，现在都已经这么晚了，若是上班时候早就下班了。”古不成也推波助澜。刘优寿不好说什么，他看看手表，的确早就超过了下班的时间，但搜查一无所获，他只好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沮丧地点点头。

梅子酒楼虽说在乡下，远离城市的山区桃花村，也不亚于县城的一般饭店，里面的装修豪华，甚至还有陪唱陪喝的坐台小姐。

刘优寿不喝酒，他以茶替酒敬赵天富，并谆谆告诫他：

“老同学，我们是奉上级的命令行事的，没有办法，请你谅解。不过，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干部，头脑中要时时紧绷法律这根弦，你们虽说是山区，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但也不能出漏子，不能搞出人命案，否则上级追查下来，我们都有责任，将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当了几年官儿又有什么意思！再说我们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啊！你说是不是？”

“是是是。”赵天富不管刘优寿说什么，只管似醉非醉地两眼望着刘优寿，一个劲地点头称是。仿佛是一个听话的小学生，在听老师的训导。

“我希望你要认真对待，经济要搞，法也要守啊！不能为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做违法的事啊。”

“是是是！我们桃花村你是知道的，虽然一穷二白，但在全县还是小有名气，怎么会做违法的事呢！”

“等会儿还要去查一查，认真地看一看，我要对群众负责，对县委、县政府负责，既然人家写了投诉信，总不会是空穴来风。”

“这……好吧。”赵天富十分勉强地点了点头。

刘优寿吃完饭,没有休息,他想要查出板材厂有没有问题,光搜查厂房可能搜查不出什么东西了。他改变策略,决定先找到那个写控告信的人。下午,他们全部下到农村,向村民了解板材厂造假的情况,询问写控告信的人。但走访了一下午,什么也没有了解到。村民不是躲着他们,就是说不知道,有一两个村民说板材厂很值得怀疑,但举不出证据。说了也等于白说,而询问写控告信的人更是大海捞针似的艰难。整个下午转眼过了,他们无功而返。刘优寿为了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对上级有个交待,他只好第二天上午继续带着调查组成员来到桃花村,深入田间地头,向见到的每一个村民了解情况和询问写控告信的人。

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中午,赵天富又请他们在梅子酒楼吃饭,还请了几个陪唱小姐一起唱了一阵歌,一直到下午两点半,他们继续到农村调查,但还是一无所获。刘优寿疑惑不解,既然写了控告信为什么又不敢站出来揭发;既然控告信言之确确,但板材厂却什么也没有,连工人也放了假,更加不要说有制造假酒的机器和材料了!这说明什么?只能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板材厂的确没有造假;二是板材厂在造假,但得到了什么人的通风报信,做好了一切防范的准备。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桃花村问题严重,的确可怕。

刘优寿想,桃花村板材厂造假的问题一时半刻也查不出什么名堂,他准备就此收兵,向领导汇报他们调查的情况以及他的忧虑,等待上级再做进一步的指示。赵天富知道刘优寿他们的决定,晚上在梅子酒楼设宴做东,犒劳犒劳他们这两天的辛勤劳动。刘优寿认为调查组已经告一了段落,只好客随主便。吃完晚饭又邀他们打麻将,刘优寿说怕明天影响工作,要早点回去休息,赵天富说就在桃花村休息一个晚上,难不成一个晚上都离不开老婆了。刘优寿听他这么说,见众人不反对,他不好再坚持。赵天富在梅子酒楼的客房部为每人开了一间上等客房让他们休息。

第二天早上,刘优寿起得很早,他打开房门的瞬间发现地上从外

面塞进来一封信,他捡起来看,居然又是举报板材厂制造假酒的匿名信,言之确确地列举板材厂制造假酒的时间、数量,并且还一口咬定早几天暴病而亡的李国民就是喝了板材厂制造假酒致死的。

刘优寿站在客房部三楼的阳台上,迎着晨光凝视着对面五头岭上的天空。山峰上的天际露出了曙光,一片云朵在曙光中慢慢地变成霍霍燃烧的彩霞,整个山峦在晨曦中被这艳丽的阳光染成了红色,像孩子们手中精心描绘的画一样绚丽,色彩斑斓。清新如炬的晨光像孔雀开屏,将那山峦下的一幢幢露出屋脊的瓦房,在燃烧的火焰下,映照得又红又亮,袅袅升起的炊烟,也仿佛变成了橘红色。近处,村子前面一片开阔的稻田,腾起一层薄薄的晨雾,像挂在空中的白纱,缓缓地摆动着,在朝霞里变成了金色,仿佛缀上了无数细碎的金片。稻田中间的石拱桥上耸立着一座高高的、尖尖的石砌古塔。青色而斑驳的古塔挺立于晨雾之中,在这火红的朝霞下,犹如披上了一层金沙,耀眼而夺目,显得雄伟而壮丽,高大而模糊。宝塔下是一条九曲回肠的小河,河岸两边种植的桃树、梨树、柳树,在晨光中摇曳生辉。

刘优寿感觉在这美丽的小山村啊!隐藏着一股浊气……

02

刘优寿看着匿名信为难了!他们现在十分明白,不管匿名信的内容是真还是假,他们这样调查,不管调查多少天,肯定结果还是一无所获。但就这样不甚了了地撤走,难道只能让桃花村的问题继续严重下去,泛滥成灾吗?刘优寿着实奇怪,小小的桃花村,山高皇帝远的地方,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问题?无法揭开盖子!刘优寿不愿深一层次思考桃花村的问题。桃花村如何不关他的事,反正也翻不了大浪,至于谁不自量力地想螳螂挡道那是他自个儿的事,他不愿